

征婚启事

陈玉慧
JADE Y. CHEN

这本书是一部传奇。
如果改编的电影或戏剧都成功地让观众带来笑声，
那么这部原型小说将使读者重新认识
那群孤独、悲伤、诚实而又惆怅的都市灵魂
以及追婚者的诡谲容颜。



征婚启事

陈玉慧 著

JADE Y. CH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YZLI 0890085584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10 - 69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征婚启事 / 陈玉慧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02 - 008444 - 9

I. ①征…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2527 号

责任编辑:王 智
特约策划:陶媛媛
封面设计:陈文德
图书装帧:Lika

征婚启事

陈玉慧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2 千字 开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10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02 - 008444 - 9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征婚启事

陈玉慧作品

JADEY·CH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祝你们幸福	1
陈玉慧 VS 马家辉:	
听别人的故事,多好玩	5
陈玉慧 VS 梁文道:	
大家还是很寂寞,很边缘	27
第一个男人	51
第二个男人	57
第三个男人	63
第四个男人	67
第五个男人	71
第六个男人	77
第七个男人	81
第八个男人	87
第九个男人	91
第十个男人	95
第十一个男人	101
第十二个男人	105
第十三个男人	109
第十四个男人	113

第十五个男人	119
第十六个男人	125
第十七个男人	129
第十八个男人	133
第十九个男人	137
第二十个男人	143
第二十一一个男人	149
第二十二个男人	153
第二十三个男人	157
第二十四个男人	161
第二十五个男人	167
第二十六个男人	173
第二十七个男人	177
第二十八个男人	181
第二十九个男人	185
第三十个男人	189

第三十一个男人	193
第三十二个男人	197
第三十三个男人	201
第三十四个男人	207
第三十五个男人	213
第三十六个男人	217
第三十七个男人	221
第三十八个男人	225
第三十九个男人	231
第四十个男人	235
第四十一个男人	239
第四十二个男人	243
我想了解男人	251
陈玉慧访谈录	255

我祝你们幸福

二十年了。

要为这新版《征婚启事》写点东西，倒像是在追忆流水时光，二十年，弹指之间。二十年前，我突发奇想，在报纸启事栏刊登广告，开始一场报导式的无形剧场。

无形剧场(Invisible Theatre)是我在巴黎学戏剧的年代相当着迷的一种戏剧呈现，由巴西剧场家波尔(Augusto Boal)所揭橥的一种剧场形式。上世纪七十年代，波尔在阿根廷作实验演出，给一些没有机会到剧院看戏的人一场震撼教育。

表现戏剧的人不一定站在台上，参与戏剧的人也不一定坐在台下，戏剧文本也不一定非得先有剧本台词不可。甚至可以没有导演和灯光。

当年，我正是与一百多位征婚者演出了一场无形剧，而演员的共通点便是寂寞单身。《征婚启事》是台湾第一出无形剧场。

而征婚之后二十年，我最有兴趣知道的是：那些当年征婚

的人都在做什么？都到哪里去了？

而我又在做什么？到哪里去了？

我去了德国，结婚，定居于南德慕尼黑，过起家居生活，结束流浪生涯。在这之前，我似乎总是像中国武侠小说里的拜师求艺之人，习于走动，游牧，迁移。这二十年，我勤于写作，我成为作者，坐着。

我告别剧场，重拾新闻报导。我写了几本小说，去了数十个国家，访问了元首或者菁英，去了战争现场，做了不少专题，见了无数的人，看过无数的事。

唯一没做的是生育孩子。

我生了场病，或许是心病。陷入那折磨人的苦痛，我曾经痛不欲生，成天和 M 到各地寻求名医。他们没医好我，他们之中有人告诉我：你没有病，你应该去跳舞。还有人告诉 M：她是花朵的话，你便是花架，你这么溺爱此人，你使她生病。

我们在东德小镇上寻找一家怪医生诊所，我们开车去丹麦边境拜访一名骨科医生，我们坐在柏林一位名医的办公桌前听他慢条斯理地说话。

我们从一栋房子搬到另外一栋。从城市搬到湖边，又从湖边搬回城市。我以为是房子的问题，殊不知那是心理的问题。我总是对自己不满意。我无法满意，就算到了天堂也不会满意。我不但对自己，也对他人，对生活，总希冀着一种改善之感，我无法忍受不完整。

我从意识流走回叙事。我从散文走向小说。我从喃喃自语走到具体篇章。

有一天,我不再病了。

先是慢跑,再是北欧式行走(Nordic Walking),然后是瑜伽和普拉提(Pilates),最后是气功和静坐。

我遇见许多老师,有的教我一招半式,有的教我人生大道理,大部分来了又走了。他们让我明白,我只能是自己的老师。我拥有的本性应该与佛陀一样。所以,如佛所昭示,如果我还街上遇见佛陀,我应当场杀死他。

这二十年,我离开人群又回到人群,离开剧场又回到剧场。

离开虚无,回到圆融。

我本来不喜欢温柔,又逐渐学会温柔。

这二十年使我明白:生活果真便是戏剧,小说便是虚构的人生。你想像你的人生如何,你的人生便如何。欢乐也好,痛苦也罢,一切因幻念而生,也因幻灭而灭。

我已不是过去那个陈玉慧了。

这二十年来,征婚这件事也发生很多变化,这个人类古老行为,已从报纸征婚栏转向网络。而在e时代,社会观念与价值观念更动,隐私权肖像权的观念也与时俱进,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新闻事件不断发生,相对之下,《征婚启事》便显得单纯无奇。

必须说的是,我的无形剧场之书,本来应有五本。当年,我有五个与社会仪式或行为息息相关的创作概念,征婚只是第

一个。但在征婚之后,敏感和隐居的个性使我很快地从这个创作题材上撤退了下来。

所以,《征婚启事》成为我的创作生涯中最独特的一本书,也成为我的遗忘书。

我喜欢这本书,亦不喜欢这本书。

还记得吗,《征婚启事》被屏风表演班改编成舞台剧多么卖座?还记得吗,被陈国富改编成电影又在影展上得了多少奖?事隔二十年,此书不断再版,早已是畅销书。

如今,华人社会以征婚为题的戏剧或电影有好几个,《征婚启事》一本小书的影响力之大,令我惊讶。必须说,人人都可以征婚,人人也可以借征婚为题,但是,《征婚启事》作为原创故事,是第一本。

二十年之后,征婚一事逐渐在现代社会上消失的此时,读者究竟从这本书里看到了什么?

我自己又看到了什么?说来有趣,我看到婚姻制度的矛盾,我还看到当年台湾社会里的伪善,以及许多边缘人物求生存的悲哀。

而人生正因有了悲哀,所以当幸福来临时,就更值得珍惜。

我在这里祝福当年所有的征婚者。

我祝你们幸福。

我祝所有仍然想征婚的人幸福。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五日

陈玉慧 VS 马家辉：

听别人的故事，多好玩

时间：二〇一一年二月一日

地点：香港世纪海景酒店



陈玉慧: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尝试,这本书就是当时我的五个构想之一。但做完这本之后我就放弃了,现在想想好后悔,另外那四个构想更有趣呢。

马家辉:不如我们就从这本书的缘起、当初你的那五个想法开始吧。

陈玉慧:让我想一想。第一个就是“征婚”,第二个就是“床”,第三个困难度很大,“流浪街头一百天”,不回家。第四个是环游世界,找一百位各地算命仙帮我算命……第五个我现在忘了,都是行为艺术那一卦的。

马家辉:为什么后来只做了一个?

陈玉慧:我做完“征婚启事”之后很轰动,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上连载,收到很多读者反应。但是也有两名作家大力地鞅伐,说难道作家没有想象力了,才要这样来写书?我当时有点被吓到。刚从海外回来,脑子里有一大堆的想法,才做一个

就被人批评,有点害怕。所以就把另外四个丢掉,去做我的本行戏剧了。

马家辉:我听到这个蛮惊讶的。我是一九八九年七月离开台湾去美国,算是经历过一九八〇年代的台湾,那是一个从“戒严”到“解严”的年代。你一定记得当时最流行的广告是司迪麦口香糖广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所以,一个这样的写作艺术的概念表达在文字上面,在一九八九年的台湾,还会受到来自作家的这种攻击,让人意外。

陈玉慧:我想我是走得快了一点。现代社会的生活面貌,还真的是难以想象。在我看来,创作者是要想象力,没错,但是创意不仅是故事情节的想象,创意也可以是创造新的形式。内容上可以有想象力,形式上也可以有想象力。

马家辉:这五个想法的来源是什么?

陈玉慧:我在巴黎是学戏剧的,对波尔的“无形剧场”非常着迷。实际上,我常常在生活里头看到很多剧场的东西。

马家辉:为什么这个“无形剧场”会应用在“征婚启事”上面来呢? 是不是那时候有什么特别的状况,让你想对当时的台

湾,特别是男人——因为“征婚”是针对男人的,虽然你也提到有一个女人跑来了——是不是对当时台湾的爱情婚姻故事感兴趣?

陈玉慧:当时想得没那么清楚。当时,只是因为很想结婚,所以在创作时有关婚姻的主题便会跳出来,我想这不但是我,也是大家都感兴趣的题材。我另外一个题材就是“床”,我的床,是要和男人谈我的床,其实就是要谈“性”。《征婚启事》要谈爱情、婚姻。写完以后才发现,其实当时来征婚的人并不是主流的人物,主流的人物比较不会来征婚。但这些因素都非我自己一人能掌握,所以书的内容也非我所能主导,我因此觉得这种创作形式非常有趣。

马家辉:我不晓得主流的人物会不会征婚。征婚的人里面当然有些非主流的,像这本书里写到,有自己说被包养的;也有主流的,像书里写到的中年的、前中年的,三十、四十、五十岁的都有,有老婆走掉的,也有老婆死掉的。这些人在社会上,特别是在过去二十年的台湾,我觉得蛮主流的。台湾的离婚率,据我的记忆,排在世界上最高的前几名,离婚率很高,这些人其实蛮主流的,有了这样一个报纸上的“征婚启事”,在那个年代,就把他们召唤出来,呈现在你眼前。